

15-10 /

# 文史资料

第二辑(专著)

馬玉祥將軍治軍九要

彭 秉 信

86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济阳县委员会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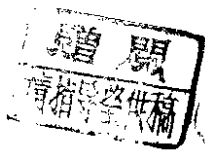


# 文 史 资 料

第二辑（专著）

冯 玉 祥 将 军 治 军 忆 要

彭 秉 信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济阳县委员会编

一九八六年七月

## 编者的话

彭秉信同志，是军队离休干部，现任政协山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、政协济阳县委员会付主席。青年时代，他投身于冯玉祥将军麾下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曾先后几次在冯玉祥将军身边工作。他对冯玉祥将军治军的一整套思想、路线和方法心领神会，身体力行，感受颇为深刻。建国以后，彭秉信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（南京）执教和任研究员二十年。一九七〇年该学院撤销，始离休济阳。彭秉信同志虽已是年逾八旬的老人，却“活到老，学到老”，把“亦学亦写”当作养生之道。他热心于县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，克服诸多困难，撰写了《冯玉祥将军治军忆要》这部回忆录。现在，我们将此资料单独出版，以供社会有关方面及有兴趣于冯玉祥将军治军情况者参考。

政协济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科

一九八六年七月

## 前 言

写冯玉祥将军生平事迹的书已出版好几本了。一九八二年将军百年诞辰以后，在报刊上也常见到记述将军事迹的文章。无论出版的书还是一般文章，总的说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，然有的书或文章也有不够准确之处，不过这无损于对爱国将领的正确评价。

出版的书，以将军生前自己所写《我的生活》、《冯玉祥诗歌选》及冯洪达、余华心所写的《冯玉祥将军魂归中华》为最确切。因此，我觉得再写，则恐受画蛇添足和为冯树碑立传之讥，故多次执笔而复搁置。可是有几位老朋友知道我先后几次在将军身边工作过，一再促我写点有关冯将军治军的事。洪达、华心两同志也知我在将军身边工作时间较长，总希望我写点别人不曾谈到的事，以丰富史料和增强一般人对将军的了解。踌躇再三，最后遂拟定了《冯玉祥将军治军忆要》这个题目。但由于事隔了几十年，手头缺乏文字资料，更因我年已逾八旬，没有充沛的精力去搜集有关文献作为参考，所以给自己规定只限

于治军方面的“忆要”。把我亲身经历，亲眼见到，亲自听到，而且是记忆比较清楚的事情写出来，尽量做到实事求是，力避夸张之嫌。但终因事隔甚久，也可能出现与当时事实小有出入之处。不过，我必竭力作到无误的程度。

我是用反复回忆的方法，追忆往事发生地点、时间、性质，以及一些相关的人物，不加个人观点，功过是非由读者自己去评定与判断。

写将军之治军，自然离不开他本人的性格、品德、生活、思想及作风等等。上述这些，又是与他的家庭状况及所处的时代分不开的。

冯家庭寒微，生活贫困，非发愤不足以温饱。这就把他铸造成为具有一付坚忍不拔，勤劳朴素，艰苦奋斗，刚直不阿，坚贞不移的性格。他自幼即在腐败透顶，软弱无能，毫无纪律，凡战则皆败的清末军队中当兵。目睹这些使人痛心疾首的现象，他遂萌发了改造军队之念，要把军队训练为素质优良，有纪律，有战斗力，保国卫民的武力。他处在中华民族外患频仍，国几不国，国内正酝酿着一场伟大变革的动荡时代。这个时代把他锻炼成为紧跟历史车轮前进的风云人物。中国共产党的救国路线，又使他的思

想有了新的发展，成为反对蒋氏独裁，主张坚决抗日，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爱国将领。他的一生是卓绝不拔，艰苦奋斗，追求光明，矢志救国的一生；是好学不倦，诲人不厌，刚直不曲，疾恶如仇的一生。他紧跟中国共产党的路线，一直走到他生命的尽头。由此看来，党给他以“爱国将领”的评价是恰当的，是有分量的。

冯先生勤奋好学，手不释卷，博览群书，尤其对历代军事家的兵法，著名将领的统兵艺术，治军要领，知之甚多，领会较深。他能广征博采，身体力行，融会贯通，形成他自己的一套治军办法，因而使他当时所率领的军队具有不扰百姓的声誉。

我写成这篇回忆，深望当年同在冯先生率领的军队中工作过的老朋友，以及曾经与冯先生和其军队接触过的知情人士不吝赐教为感。

# 第一章 带 兵

所谓带兵者，即如何率领军队，不论在平时与战时，使上下之间的关系，达到“如身之使臂，臂之使指”，运用通畅自如的程度之谓也。

班长带十余人，排长带数十人，连长带百余人，营长带数百人，团长带几千人。等而上之，职位越高所带的人数越多。带兵之所以成为一种艺术，自然有其一套方法，善于带领军队的人，其本身自当具备一定的条件。自古以来，历代军事家，有名将领，均有其自己的军事理论和统率艺术。冯将军由一个普通小兵进而成为统率几十万大军的人物，也必有其自己一套办法，这是很自然的事。而他的办法也是由于他善于学习历代名将的长处，进而与自己的实际情况相结合，并融会贯通，才形成他自己的一些有效的办法。他自当兵，而班长，而排长，而初级军官，而中级军官，而高级将领的长期实践中，深刻体会和掌握了官兵心理，并根据官兵的心理而考虑他自己的统率方法，这就易于切合实际，并因此而得到其所属官兵爱

戴。当然，谈他的统率的有效方法，自然是指在那个社会、那种军队中运用的方法，是那个时代的产物。因此，我只是根据当时那种特定具体情况，记述他带兵的事实，供有兴趣了解冯玉祥将军如何带兵的人们参考。

“带兵之道，如鸡孵卵，如炉炼丹，不可须臾离也”，这是他自己以及要求军官率领士兵之原则。用母鸡孵小鸡，时刻不能离开它所孵的鸡蛋，如果离开，便孵不出小鸡的简而易懂的道理教育军官，既形象又颇具感染力，所以军官乐于接受，便于实践。不但对军官进行这种教育，就是集合部队讲话时，也常幽默地讲这个道理。将军善于讲演，其词语、态度、声调等，颇有鼓动力，官兵愿意听，因而他的原则能够贯彻。他还有个特点，凡是提出什么要求，不是把道理讲一通就完事，而是有使属下实践的措施——检查，否则就成了空论，是无补于实际的。他举例说：母鸡孵不出小鸡的鸡蛋叫做“白蛋”或曰“蝻鸡蛋”。军官不经常与士兵在一起生活，便不能与士兵打成一片，影响上下团结，这种军队应当起个什么名字呢？那就不成样子了。讲这种道理的时候，往往引起官兵哈哈大笑。

连的干部，饮食起居，出操上课，均与士兵在一起。饮食既无特殊，甘苦更无例外。官兵从早到晚多在一起，易于互相了解，便于形成互相爱护，感情融洽的局面，所以他就不会出什么所谓的“政治事故”了。

要求连长对本连士兵的家庭状况、生活习惯、思想活动，以及文化水平等，均有确实深入的了解。士兵家里有多少土地房屋，经营什么职业，人口多少，有什么喜好和专长均能了如指掌。要达到以上要求，那就必须做到与士兵“须臾不离”的程度，否则是难以收效的。

将军为了教育敦促干部达到他的要求，除规定各级干部均须贯彻执行外，自己还经常到连队视察，深入了解连队的情况，并询问连干部许多诸如上述之问题。连干部若不是平素对士兵的情况谙熟在心，那就很难回答自如的。正是由于他自己这样实践，所以连干部的带兵方法自然也就如将军之所期了。

营长带领四个连，除了出操需亲自带领外，更是常去连队。特别是吃饭时，为了检查连队伙食，时与士兵同餐，夜晚熄灯号后，常去查铺，了解士兵的冷暖。营长这样做，对连队的情况容易洞悉，发现问

题，可以及时解决，因而与本营官兵的距离缩短，感情自然融洽矣。将军要求营长对全营官兵的基础情况必须知之详确。他到各营视察，向不预先通知，由于他把与官兵接触作为最大的乐趣，官兵也乐意与他见面。如果时间久了不见面，对将军有想念之感，所以无论到那一营去，根本无所谓有什么“保卫”措施。

团长、旅长等而上之，也同样尽量地与所属官兵经常接近，利用出操时间对官兵讲话。所讲的内容也多是将军带兵的那一套理论或提出什么要求，是教育性质的。

在北京南苑驻扎、练兵时期，全军是一个师另三个混成旅。除第七旅（旅长张之江）驻扎通县外，其余的几万人均驻在南苑的营房内。营房是袁世凯“小站练兵”时期修建的，每团一所营房，样式大小相同。中间是能容纳万人同时出操的大操场，营房建在大操场的四周，出营门即是操场，故训练管理均甚方便，这是“须臾不离”的一个良好条件。

将军要求各团，为了保持官兵一致，不脱离士兵，制定军官回寓表，编列回寓名次，轮流回离。回寓原则是，每连军官每晚只能有一名军官回寓，多数留住连内，与士兵住在一起。回寓须在熄灯之后，

次晨起床号响回营，不能耽误早操。总之，为了体现军官做到如鸡孵卵的精神并身体力行而作此种规定。将军自己也是住在营房的时间多，而不是天天回寓，以示与官兵同甘苦。他的严于律己的精神，在各方面均起了以身作则的作用。他常讲的两句话：“以言教者讼，以身教者从”，深刻印在军官的脑子里，容易养成军官率先躬行的作风。

将军到营房去，一般在连队开饭时间，或在晚间熄灯号以后。开饭时间，是为了看看伙食办得如何，往往是坐下来与士兵同食，尝尝味道；熄灯号后，是为了看看士兵是否按时就寝休息。那时士兵多在熄灯后练器械体操，因为不会“三套”（摇动转回、曲身上、倒立）不算是个合格的兵，故除白天的操课外，晚间还要练体操。士兵在锻炼中得知将军到来，便迅速躺在坑上（那时条件不好，没有床，睡土炕）假装睡觉，待他定后，又起来锻炼。这种锻炼是出自士兵强烈的上进心，是自发的。

综上所述，对冯玉祥将军带兵的“如鸡孵卵，如炉炼丹”的理论，可以略知梗概。实践证明，“如鸡孵卵”的道理虽然简单，但若非是训练有素，有良好思想基础与作风的军官，也是不易办到的。

直到现在，每忆起将军所讲的“带兵之道，如鸡孵卵、如炉炼丹，不可须臾离也”的理论仍感到非常亲切，因为自己亲身得到过那种体贴，而自己的带兵也是按他的教导实践的，也就是将军很喜欢说的幽默话：“孙女穿奶奶的鞋，照样”，当然不可能做到他那种程度。

## 第二章 待 兵

待兵者，如何对待士兵之谓也。士兵来自不同地方；出身不同家庭，文化高低不等，体格强弱不同，性格年龄各异。总之，士兵情况复杂，而对待士兵的方法与态度，自当针对具体情况以诚恳、关心、爱护的思想态度对待士兵。

冯玉祥将军对待士兵的根本原则就是两句话：“官长待士兵如子弟，士兵爱官长如父兄”，归结为一句话就是“待士兵如家人”。他的教导与要求是这样，各级军官也均能贯彻执行。这种上下互尊相爱的作风，将军是率先躬行，以身作则的。因此官兵一致，官兵团结的气氛是比较浓厚的。

各级军官，特别是连、营两级军官是所谓亲兵之官，对将军提出的待兵原则，多能诚心实意地认真执行。首先是对士兵的生活，其中尤以对士兵的饮食甚为注意。西北军经费不足，薪饷缺乏，是有名的穷苦军队。在这种困难重重的情况下，保持上下亲密无间，亲兵之官须在艰苦的条件下，想尽办法，办好伙食，使士兵吃饱吃好。更为重要的一项要求，就是贯

彻将军所教导的“与士兵同甘苦，共患难。”这两句话也常常对部队讲述。军官的伙食不特殊，与士兵同吃，所以士兵无怨言。

将军对待官兵确实“如父兄之待子弟”，官兵感到“有恩可怀”，有鼓励，有教育，有温暖；也感到“有威可畏”，犯了错误有申斥（批评），有责罚，有体刑；受之者无怨言，无误解，均感到是为了自己的长进。总之，由于他待兵真诚，所以官兵对他有发自内心的爱戴与敬畏。以上情况，非亲身经历者，是不能真正体会“官长待士兵如子弟，士兵爱官长如父兄”的深切含义的。我想以我自己为例说明将军对士兵的真挚爱护。我十七岁当学兵，某个夜晚在他的办公室外站岗（他的外卫兵是手枪队——卫队），将军正在孤灯下夜读。夜深了，忽闻将军问：“外边谁站岗？”我立即报了自己的姓名。将军说：“进来。”我于是走进他的办公室。将军问长问短，甚为详细，并叫我读了他正在阅读的《饮冰室文集》中的两三页。还勉励了许多话。这是首次直接聆受将军的训海，感受甚深，记忆甚深。真是最直接地接受了他的教导和影响，确实永久难忘。我受到这次接见，曾为诗一首，录之如下：“办公室外任警卫，将军

夜读伴孤灯。将军问道谁站岗？小兵立正报姓名，将军召唤入室内，持枪肃然军礼行。将军离坐手抚肩，问罢年龄问家庭。命读“饮冰”两三页，将军颌首露笑容。谆嘱勤学苦操练，男儿自强将无种。听罢教导回岗哨，激动心情久不平。从此操课更勤奋，常记将军训诲声。”他对待士兵就是如此的慈祥，可是当你犯了错误的时候，就要按法办事，向不姑息。以上我只是举我个人的一个例子。他对待其他青年也是一样的。他能推心置腹的对待士兵，士兵自然对他是爱戴和敬畏的。

将军对待士兵的态度，具体表现在喜欢常与士兵见面。他与士兵在一起，是生活中最大乐趣。他无论到那个连队，事先并不通知其营、团长，甚至当他到那个连队去之前，随从人员也不知道确实要到哪里。这样做，是为了看到士兵的真实情况。往往在士兵吃饭时，他不声不响地走到士兵跟前。按军队的规定，谁首先看到官长的到来，立即发“立正”口令。正在吃饭的士兵当即起立，以示敬礼。当他来到时，也是如此，他叫士兵坐下继续吃饭。这时他就顺便坐在某一个班里，班里的士兵就给他盛一碗饭，他同士兵一块吃起来，边吃边说甚是热烈。士兵毫不拘束地七嘴八

舌和将军说起话来。某日，他来我所在的连队（那时我当班长）与士兵说：“饭菜还不错嘛！当然咱们军队的经费不足，条件很不好，大家只好艰苦一点了。将来老百姓的生活富裕了，我们的伙食也会好起来。”当时军队吃饭前先唱《吃饭歌》。歌词是：

“这些饮食人民供给，我们应该为人民努力，帝国主义国民之敌，救国救民吾辈天职。”这首歌，每饭必唱。他和士兵一起吃饭，可以了解士兵的生活及情绪，为此，即使伙食差些士兵也就没二话可说了。

他有时在大风大雪的天气到连队去看看。因为他是行武出身，知道士兵的疾苦，也知道在那种恶劣的天气中士兵的心理。他能不避风雪到连队去看看，会给士兵以很大鼓舞，同时这种办法也最能引起士兵的敬佩。一个统兵的人，能以这种态度对待士兵，自然易于得到士兵的拥护。我们也可以这样说，他这种体贴入微的暖流，自然注入每个士兵的心里。

为什么在一般人看来是细枝末节的小事，冯玉祥将军却在士兵身上如此操心呢？这种情况自有其历史原因。他当兵时在满清末叶，军队腐败已达极点。军官，特别是中级和高级军官高高在上，只图他们享受，作威作福，对待士兵如草芥。士兵与官长离心离

德，所以军队平时涣散鸟合，作战则软弱无力。将军对此是深恶痛绝的。因此他对待士兵的态度，则一改过去之军官视士兵如路人的态度，要求各级军官待兵要如父兄之待子弟。这一原则，是站得住脚的。

将军每到连队，常首先用手摸摸坑上的铺草是否够厚，是否干燥。他当兵时的连队士兵很多生疥疮。原因是铺草既薄且潮湿不堪。将军有鉴于此，故对德草厚薄干湿非常注意，而各级军官对此自亦重视矣。

将军在熄灯号以后，也会常到连队查铺，看看士兵睡得如何，盖得如何。发现盖不好的，还把被子给士兵盖好。

将军不但对士兵生活体贴入微，对生病者更是特别关怀。过年过节他必到医院看望病员，平时也常去看看。看望时给士兵买鸡蛋、挂面，以示慰问。他这样做不但士兵感到温暖，顿生感激之情，对医院的医生及护理人员也是个督促，使他们更好地照顾病员。他每到医院，能走动的病员，都愿走到他的身边，和他谈谈话，握握手。不能走动的人也在病床上亲切叫声“检阅使”、“总司令”。对疑难病症更是要求医院的负责人想方设法地治疗。我记得有一个姓黄的排长，头部患了“疽毒”，病情严重，当时对这种病是